

烽火

瑶瑶
YAOPYAO WORKS
著

美人泪

只手遮天，她和他共赴乱世，决绝相守。
驰战沙场，她和他命运交错，忍辱求全。
你说良辰美景无心看，
我说拱手山河讨你欢！

上

乱世风云
死神游戏
皇权之争
血染天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美人泪 / 瑶瑶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08-2832-4

I. ①烽… II. ①瑶…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6451号

烽火美人泪

作 者 瑶 瑶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6开
印 张 32
字 数 540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832-4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 灭门大劫	1
第二章 / 蛇蝎毒妇	10
第三章 / 火烧罗刹	19
第四章 / 雪天记忆	27
第五章 / 策马相随	36
第六章 / 从前现在	45
第七章 / 雨夜光芒	54
第八章 / 帝都杀机	62
第九章 / 仇怨相抵	71
第十章 / 初入帝都	80
第十一章 / 刁蛮小姐	89
第十二章 / 四大门阀	98
第十三章 / 冰释前嫌	107
第十四章 / 制造浪漫	114
第十五章 / 风云涌起	123
第十六章 / 初露锋芒	132

第一章

灭门大劫

“老大，没活口了。”

“想不到唐峰这老狐狸就算死，也不肯把东西交出来。”穿着劲装，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大汉拧起剑眉，走到那具眼珠子暴突的尸体前，冷哼一声，伸出满是泥污的脚，使出蛮力猛踩了尸体面门两下，等那尸体的脸都变形了，再把自己的弓拉满，朝着尸体左胸口又是一箭。

“阎王爷今儿有得忙了。”中年大汉指着所有人道，“给我仔细点，天亮之前让我再见到活的人也好，畜生也好，从这里走出去，阎王爷也不介意多点几个名，多收几个人。”

旁边的年轻人看他眼中闪过利光，心领神会，朝着门外其他人一招手，一声低吼：“一人赏他们几箭。”

话音落，一大队人手持弓箭就开始在逐烽山庄扫荡，就连墙角惊慌蹿出的耗子也结结实实挨了一箭，和养活它的“主人”一起奔赴黄泉。

杂乱的脚步声就这样敲击着唐潇的耳鼓膜，她很不爽地睁了睁眼睛，只见几个人影闪过，她又不耐烦地闭上。

这时却听到有人对同伴吼：“这小丫头片子还活着！”

“这是唐家大小姐！”那人拨开同伴，舔着溅了血渍的嘴角，猥琐地笑起来，放下手中的长弓，搓着手道，“让我来解决她。”说着就朝地上身着纱衣、面色发紫，但五官特别精致的少女走过去。

他伸出魔爪，几下就将少女身上的衣服扯烂，看着女孩颈部依旧发紫但却细腻如玉的肌肤，想入非非。

唐潇不禁蹙眉，家里怎么那么吵？她快累死了，谁能让她清静一下？

昨晚，×国恐怖分子将一种秘密病毒释放，一夜之间她的实验室就多出了几十具尸体。身为被特种部队破格录用的首席法医，为了那可观的奖金和所谓的一世英名，她可是对着那些被病毒侵害得面目全非、酸臭腐蚀的尸体一整晚，绞尽脑汁想要研究出这种病毒的致死途径。

凌晨，她借着出去吃早饭的机会，才挤出些时间回家躺一会儿，等一下醒来还要继续面对不停送进实验室的尸体和解剖分析报告。

“嘿嘿……呵呵……”

耳边的声音又大了，唐潇很不耐烦，猛地睁开双眼准备冲过去对电视一阵踹打，一睁眼却看到一个黑瘦的年轻男人，梳着简单的发髻，一脸放荡猥琐样，张着满口黄牙的嘴就凑了过来。

基本上是条件反射，唐潇一抬腿就踢中他的要害，紧接着反手扣住对方的手腕，另一手挥起直插对方双目。

男人一声闷哼，捂着灼疼的双眼倒在一边。唐潇从地上爬起来，却发现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房间，房间的三面墙上全是从各种角度喷溅上去的血迹，有的呈暗红色，有的呈紫色，有的呈黑色。很明显这些血中含毒，只是毒的深浅不同，毒性也不同，所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再看看地上，残肢断臂比比皆是，血迹拖拉的痕迹几乎让整个地面没有干净的地方下脚，而就在刚出门口的位置，一座小小的尸体山积累起小塘一般的血水洼，血腥味的密度都快赶上氧气了。

应该是为了一个人能够轻易搬动，或别的什么原因，尸体中大部分男性都被截肢了，女人因为体重较轻都是全尸，不过，多是姿势诡异，赤裸着全身。不难看出这些尸体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胸口的位置都有一根羽箭。

也算见过无数尸体，也曾随着特种部队出入战场，此时，唐潇却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骂了声“畜生”。不过没太多时间让她惊讶和观察，刚才那个男人已经缓过劲来，从后面将唐潇挟持住。

“这丫头醒了！”

门外正在朝着尸体泼火油的同伴探出头，不假思索地说：“他妈的，叫你别玩了！弄死她！老大他们在山

下等着，出了岔子，咱们就得一起见阎王。”

男人朝着继续泼火油的同伴咧嘴阴笑，伸手就掐住唐潇的脖子：“捏死她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唐潇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使出全力，也只有使出全部力道才有可能将身后这个男人致命，一分钟后她就将缺氧，力气减弱，接着眩晕……可是，她看看自己的脚。

为什么自己的脚会这么小？这不可能是一米七的成年女性该有的尺码，而且刚才晃眼间她瞧见身后的男人也最多只有一米六。看看影子，自己竟矮他有一个脑袋。

她没时间想太多，咽喉处已经开始干涩了。突然，她瞧见自己的左胸口处居然从里面伸出一支箭来，银色的箭头上还有一个类似火麒麟的标志。

在逐渐明晰的窒息感中，唐潇没有拼命挣扎，而是抬起自己的小手，抓住胸口处的利箭，干净利落地一把拉出，动作连贯，一气呵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男人一愣，手指跟着一松，唐潇手中还带着紫色血液的箭就挑断了他脖子上的大动脉。

鲜血“噗”一声喷出，溅了捂着自己伤口的唐潇一身。

人体结构有谁比她更了解？要怎样避开危险不死，要怎样一招致命，怎么可能难倒她这位首席女法医？

别以为能抱着几具尸体睡觉，接受过体能搏击训练，就能跟随特种部队去那些昏晃研究怪异的尸体。在和他们一起遇上恐怖分子，或被绑架要挟时，最终能保她一命的往往是她手中的解剖刀和对人体结构的熟知……

“别动！”听到房间里有了动静的另一名男人，站在门外拿弓箭指着唐潇。他正好好奇一名中毒重伤的十三岁少女，如何能将自己身经百战的同伴轻松制倒时，却看到对方横在一边，血如泉涌。不是制倒，是致死。

就这么一小会儿工夫，唐潇刚才从箭头上抠下来的火麒麟金属标志已经借着刁钻的角度飞出，带着一丝凌厉，插入了他的太阳穴……

“嗖——”男人倒地，“箭”斜斜地朝着苍穹射去。

唐潇不知道这两个男人口中的“老大”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她知道要不被杀死，就不能待在这里，很快那些人就会因为等不到同伴而折返回来，但是她又不能通过下山的山道离开。

这时她脑海中灵光一现，逐烽山庄后面应该有一道峭壁。

逐烽山庄后山的峭壁并没有唐潇想象的那么陡峭，而且现在时值七月炎夏，即便是晚上，气候也很温和，岩石上也算干燥。这和去珠穆朗玛峰顶着风雪和被冻死的风险相比，和去攀岩练习场爬九十度甚至一百八十度的岩壁相比，简直就是在爬楼梯而已。只是需要倒着往下，且很长。

大概快到黎明的时候唐潇终于瞧见了底，谁知心口处一阵钻痛，像是毒发了，她不禁手下一滑，竟直直地摔了下去，还好身下是软软的青草。

唐潇的从天而降，吓了似乎正要进山的猎户张吉和他的兄长张野一跳，他们忙举起手中的长矛，看着草地上那如小豹般的少女，低吼：“谁？！”

少女眼中闪过机灵的光，见他们穿着裁剪粗糙的兽皮粗衣，又拿着做工一般的长矛，就知道和那群人不是一伙的。

张吉挑了一下眉眼，收了长矛，叉起腰对身边的张野说：“嘻嘻，大哥，我没看错吧，这一身脏泥脸色发紫，还一副柔弱模样的人是逐烽山庄唐大小姐？”张吉手指指着唐潇，一脸贱笑，“平时那股嚣张劲儿去哪里了？”

张野将长矛伸过来，挑开少女脸前凌乱的发丝：“嘿，还真是唐大小姐。”

唐潇看他们眼神中全是幸灾乐祸，她猜想狼是不会对圈中羊伸出援手的，于是，她一手捂着疼痛的胸口，一手在草丛中摸索，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当暗器的石子树枝。

张野说着看唐潇的手很不安分，长矛一掷，就直直插到了唐潇的手掌上，白皙细嫩的手上立马多了一个血窟窿。

张野猛抽回长矛，唐潇手指动了一下，咬紧牙关，没为这点痛哼出声，只有凌厉的光在眼中闪了一下，盯

着张家两兄弟。

张野打量着脸色发紫的唐潇，看她眼神骇人，对张吉说：“咱是靠打猎维持生计的，可不能什么也没捞到就回去！这想把狼啊虎啊的野兽引出来，应该要点饵，既然大小姐落到我们手里……嘿嘿。”他贼笑着给张吉递了一个眼神。

张吉默契地点点头，拿出一根麻绳，上去三下两下就把唐潇五花大绑，拖住她一条腿就朝深山走去。

唐潇默不作声，只忍受着胸腔里钻心的疼，她从露水、杂草、石头、泥泞、鸟屎、野兽的排泄物上被拖过，一直被拖到了深山之中一块较平坦的草地才停了下来。

张吉说：“就这里，上次进来就是在这里发现了狼群的足迹。”

张野点头，咧着大嘴，从腰间抽出匕首，蹲到唐潇跟前。此时唐潇已有些昏昏沉沉，她不知道再不查出自己中的什么毒，还能活多久……

“刺溜！”这时，张野用匕首在她大腿处划出一条血口，又是一声“刺溜！”另一只大腿也有了一道。

好吧，还想什么毒不毒的啊，不出半个小时她这小身板就要和前世今生的爹爹亲娘见面了。还什么狼不狼群的，来就来了吧，死在这深山老林里，大不了就是死后也变成刚刚蹭在脸上的排泄物。

张家两兄弟把奄奄一息，看上去也没什么生存意志的少女就扔在那里，估摸着她也跑不了，就去旁边又猎了两只兔子，割破了颈子，到处洒了血，也扔在一起。然后手脚麻利地在周围设起了陷阱。

夜很清亮，有几声野狼的叫声从树林更深处传来。

张家两兄弟知道自己的“诱饵”就快被狼群发现了，激动地躲到了一旁的草丛中，计算着一只狼剥皮拆骨能赚多少钱，一人又可以分多少钱。

冷风从身边呼啦啦地刮过，一会儿，漆黑的周边渐渐出现了几只犀利的红色眼睛。

张吉激动地起身，张野立马把他摁住，打着手势让他等狼进了陷阱再上，至少将唐潇吃掉之后。他们可等着看一场真正的饿狼扑食。

很快，在草丛的窸窣声中，少女已经看到了第一只狼的血盆大口。这只狼是狼王，是狼群中最凶悍的领袖，遇上猎物它会率先发起进攻，直扑猎物的要害，也就是咽喉，然后其他围在周围的狼群就会一拥而上，拉腿的拉腿，撕手的撕手，剥皮拆骨，很快就会将猎物吞得连骨头渣都不剩。

狼王完全忽略掉少女身边两只血淋淋的兔子，用充满杀气的眼望着她这顿美餐。狼王不会和这种柔弱的猎物僵持太久，它只是稍微踱了几下步，就朝着少女扑去！

这时，少女眼中迸出一股精光，在狼王用利爪将她扑住时，她的手猛地从绳索中挣脱，全力朝着旁边一滚，没有停顿的动作，爬起来，避开陷阱，就朝着张家两兄弟跑。

这时，狼王也朝着她追去，发出嗷叫，狼群听到狼王的叫声全都从阴暗里扑了出来，有的没避开陷阱就被夹得嗷嗷惨叫，其他的就拿出双倍力气，朝少女的方向狂奔。

少女大腿受了伤，只跑出了陷阱一截，就摔倒了，一路歪着身子朝张家兄弟滚过去。

张家兄弟瞧见狼群朝着这边扑来，却在黑压压的前方没发现唐潇，立马警觉地拿起一旁的长矛。就在这时，一个如豹般的身影从他们身前的草丛中蹿出，少女的身影显现出普通人不可捕捉的凌厉，一根树枝在夜色下，直直插进了张吉的脖子，连贯地抽出，又迅捷地插进没反应过来的张野的脖子！

就算拼得同归于尽，少女也要让他们一起尝尝被野狼当成小点心的滋味。

张家兄弟横在一边，鲜血如泉涌。少女转过身，跑出去一截，又捡了一根树枝，摆出搏击的架势，准备左右开弓。这时，飞速追赶过来的狼，一个跃身，就朝她猛扑。

在被扑倒的那一刻，树枝插进了狼的身体，狼只低嚎一声，还想用锋利的牙齿撕碎少女！少女只能用尽浑身力气掰住那张血盆大口，和它僵持，但其他赶上来的狼，已经扑了过来。

强壮的野狼已经将獠牙扎进唐潇的肩胛骨，脚踝处也被撕裂得血肉翻飞……

她就要被扯去双腿，撕去双手，剥皮拆骨了……

就在她倔强地和死神僵持时，一支银色羽箭直飞而来，擦过她的发丝，“嘣”一声扎进了眼前这只狼的身体。从这面进那面出，可见力道一斑。

“嗷嗷……”狼嗷叫一声，朝着旁边栽去。

少女还没坐起身来，一只狼马上又补上先前那只的位置，她抬起瘦小的胳膊，条件反射地去挡，只听咔的一声，似乎是骨头断了。

又是疾风般的一箭，两箭……

不远处传来一阵乱蹄声，接着，就在那几支箭射来的位置，无数支箭飞射向少女的身边。她就在箭雨中，看着疯狂扑来的野狼在身边“扑通”“扑通”一只只倒地……

看着最后一只狼倒地，在地上抽搐着，少女撑着自己的小小身躯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望着林中。

一个富有磁性的男声从漆黑的林中传来：“这次收获不小。”

一名士兵率先从林中走了出来，用剑指向对面脸皮发紫、浑身血肉模糊，还勉强拖着腿、耷拉着手臂站着的少女说：“报上名来！”

“我……”她声音清亮，却没说完，就栽倒在地。

看着倒地如烂泥的唐潇，穆逸辰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月光下，他眼眸漆黑、明亮，带着清灵的光，一身白色水纹金丝袍，气质清雅中带着高贵，长发漆黑如墨，用一支玉质细腻的白簪束起。

他骑着那匹上等白驹，走到唐潇面前，看了看自己率先射中的狼王，又瞄了眼不远处张家兄弟脖颈处一招致命的伤口，最后还不忘低头端详那个看不清脸的少女。

一会儿，穆逸辰拉了拉缰绳，对自己带来的人说：“把所有猎物都带回去。”

士兵将领拱手答应，招手令人上前去将狼捆上马。

其间没人上前去查看唐潇的伤势，她孤零零地躺在草丛中，脸上没有一丝生气，嘴唇却还倔强地紧抿着。

临走前，一直在马上的穆逸辰瞄着唐潇的身躯轻声道：“把那小乞丐也带回去。”

不知昏迷了多久，唐潇的细胳膊细腿儿被捆着，和几个孩子一起被扔在了推车上，就好像养膘的冬猪，等待着主人的宰割。

她还没死呢！她可没那么容易死！

侥幸活下来的唐潇，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她来到了一个和之前生活完全不同的地方，身在一个名为烽云的帝国。

唐潇现在的记忆，除了知道是逐烽山庄的大小姐，以及逐峰山庄是唐门外族弟子建立起来的，山庄一直和名门贵族、皇亲国戚、世家门阀做着暗器、毒器交易外，其他的还很模糊。

在那场大屠杀来临之前，这个和自己同名同姓的唐潇是标准的飞扬跋扈、刁蛮任性，过着被爹娘宠坏，被向阳城所有人恭维，有着一百多个家仆伺候，一百多个师兄弟陪伴的美好生活。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她没一点儿预兆地被人下了毒，并从身后中箭，而整个山庄的人也在同样的情况下全都奔赴黄泉。

而她呢，二十六岁，迷倒搏击术冠军、特种兵这类硬汉男人的风华正茂的女人，被特种部队破格聘用的首席女法医，就这么成了一个十三岁的少女。也不知道是喜是忧，不过啊，总算是在年龄上占了一些便宜，不然她真要心理不平衡了。

在推车的颠簸中，唐潇逐渐清醒过来。她的身边有五名同样浑身伤痕，甚至有火烙印的孩子。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小的也就五六岁，个个面黄肌瘦，赤脚单衣。唐潇吃力地从车上坐起身，迎面就瞧见一双漆黑的大眼睛正盯着她，面容呆滞。

一名壮汉背对着他们在拉车，只走了十几分钟他们就拐进了一道朱漆大门里，壮汉停下拉车的动作，换上

点头哈腰的模样朝着一旁的侍卫走去，狗腿子般地佝偻着水桶腰，说：“侍卫大哥，人带来了。”

估计这家的主子也是什么非凡人物，侍卫看也不看壮汉，问：“还剩多少个？”

“五个。”

侍卫扔了一粒碎银子给壮汉，说：“先去把那些处理了……等下再来给他们收尸。”

苍穹之上卷着黑云，清风凉飕飕地吹过，五个体无完肤的孩子，赤脚跟着侍卫穿过一道又一道门，来到后院。

穆逸辰一身白底青纹金丝袍，斜躺在一张金漆绿宝石装饰的榻上，面容温和，狭长的眼角挂着一丝轻笑，仿佛在等待观看一场精心编排的歌舞。

“滚进去！”侍卫用枪尖顶了下孩子的后颈，闪着寒光的锋利枪头立刻就在稚嫩的皮肤上留下一道血痕。

唐潇看着头顶的“罗刹冢”三个字，咬了咬牙关。罗刹冢，罗刹冢，就连罗刹也会葬身于此，罗刹冢中内设十八个台阶，有刀山有火海，每一阶都是一种酷刑，任凭你是神是魔都无法承受。

她和孩子们看着门后像地毯一样铺开的火红滚炭和火炭后层层叠起的黑石台阶，都踌躇不前，最后干脆一个个拉起手来，互相传递着力量，身体绷得笔直，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

“哟，还敢逞强！”侍卫挑起眉眼，鼻腔里冷哼一声。

这时，其中一个孩子撒开了同伴的手，朝着身后逃去。“想跑！”侍卫怒喝，手上长枪一挑，就刺穿了那孩子的胸膛，孩子小小的身躯被连贯地抛起，落到门后台阶下直指苍穹的利刀上，只留下一声冰冷的“嚓”！

“天啊！”孩子们发出一声惊恐的低吼。“滚进去！”侍卫却收起长枪，一脚踹在其中一个孩子的背上，孩子一下就朝着滚烫的炭栽去，又连续几脚，另外几个也被踹了进去，只剩唐潇。

滚烫的炭冒起烟，孩子们身上的衣衫被点燃，火光映向清亮的天际，皮肉烧焦的味道也扑鼻而来，孩子的惨叫哭喊声响彻天际，热浪翻涌过来，提醒着唐潇，死神在招手。

而穆逸辰就坐在那股烟后，神情自若地望着这边。

“你也给我滚进去！”侍卫吼道，正抬脚要踹来，唐潇却一个箭步冲进了火海，穿过已被烧成一团火的孩子，大步跳跃，想去台阶上，却不料身后的侍卫朝她掷来了铁钩，只觉背后一阵冰凉一阵刺痛，少女就被拉入了火海。

铁钩猛然收回，带起几丝血肉，所有人都看着少女，看着她在火炭中翻滚，以为她也将葬身火海，少女漆黑的眼眸中却闪过一丝光，猛地撞向台阶，停下来后，几下就将火苗踏灭。左右有刀山，身后有火海和死神的爪牙，唐潇没等侍卫再有可能会将她拉回去，就朝着前面猛跃而去。

她歪歪扭扭地停在黑石台阶上，一支羽箭却带着疾风，“嘣”一声插在她脚趾前，好像要阻止她往前跑。

穆逸辰就站在原来的位置，举着弓，眼神冰冷地看着这个不知前路是何种酷刑的十三岁少女。

唐潇不管不顾，决定穿过这些地狱的台阶。接着，她又大力跳了一步，到了第三级。“砰”一声，头顶悬挂的麻袋炸开，一团黝黑的东西落到她身上。

“嘶，嘶……”上百条蛇吐着芯子，释放着骇人的气息在唐潇身上纠缠。

十三岁的少女显得异常镇定，拿眼睛四下扫了下，也不管脚下踩到了什么，就朝着那柄长枪的方向跳去，就在拿到枪的那一刻，余光处有一条蛇猛地弹起，她只感到脚踝处一阵酸麻，整条腿就失去了知觉。

少女跌坐在地上，黝黑的蛇吐着芯子将她围住，她还是眼神坚定地举枪，一枪一条，将它们钉死在黑石台阶上。

这时，一盆水从天而降，唐潇只觉得口中很咸，刚反应过来是盐水，浑身上下大大小小的伤口就传来撕心裂肺的疼！

她只闷哼几声，继续拼了命倔强地支撑着自己小小的身体，向前爬行，两条腿不知被蛇咬出了多少窟窿，脖颈上也被缠上了好几条，它们冰凉的身体在逐渐收紧，她能呼吸的时间越来越短，能呼吸到的空气也越来越

少……

紧接着，台阶周围“砰”一声燃起了熊熊大火！

体内余毒未清，蛇毒还在蔓延；旧伤口未好，火炭还在烤着。唐潇总算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冰火两重天了，而且在最后一段生命里，她就快成别人的烧烤了。

火噼噼啪啪地烧着，苍穹之上的云层猛地翻滚了一下。

突然，“啊——”少女一声凄厉的吼，让在场所有人都怔住了，他们无法想象，这居然是从一名即将死去的十三岁少女身体之中发出的。

这时，少女突然翻了一个身，手又触碰到了下一个台阶。然而，一股浓烈的硫酸味却钻进鼻腔，甚至有一滴不安分地溅了出来，滴到黑蛇的残肢上，立马冒出一股刺鼻的味道，蔓延出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少女忽然发出几声笑，带着些绝望，但更多的是倔强！

余光里，一个白色的身影闯了进来，穆逸辰就站在“刀山”之后，眼神复杂地望着这名垂死挣扎的少女。

穆逸辰盯着再次与死神抗衡的唐潇，眼神中渐渐蓄积出从未在人前显露过的波澜，似乎想了很久，才轻启薄唇，说：“驱蛇，带她回去。”

“啊？”侍卫以为自己听错了。此处是皇室的地狱，九皇子就是这里的死神，生死都在他手中，但不管进来的是什么人，都未曾走出去过，今天为什么就……

“听不到吗？”穆逸辰看着只有一口气的唐潇，问身后的侍卫。

“小的、小的马上办！”侍卫连连答应，招手让所有人过来驱赶毒蛇。

穆逸辰坐在榻上，看着烂泥一般的唐潇被抬下台阶，放在地上，又看着侍卫们清理现场，突然，他起身走向满是焦炭的院子，一步一步，目的地赫然是那少女的位置。

所有人都投来惊讶的目光，平日里，他可是不允许一点儿污渍污染了他洁白的袍子，更何况今天这些污渍里还带着亡人的灵魂……

白色华贵的袍子被染上炭色，穆逸辰从怀中取出一个青花玉瓷瓶，塞进唐潇紧攥的手中，又拿出一枚药丸，放进了她发紫的双唇里，最后抬抬手：“推走。”

他定定眼中冰冷的神采，挥袖而去。

“是！”侍卫答应，将少女扔上推车，朝着牢房咕噜噜而去。

一个月后。

唐潇坐在潮湿的牢房中，望着外面的雨夜。她手里握着一个青花玉瓷瓶，身上的伤多亏了这瓶金创药，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也不知道是不是阎王爷或者死神特讨厌她，她身上原本未解的余毒和蛇毒竟然自己解了，将她撵回了这乱世。

都是这瓶药的功劳吧？可她却记不起是谁给了她这个青花玉瓷瓶。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唐潇已清晰地了解了这个如地狱的帝国，也知道逐烽山庄和以炼毒为生计的萧家，在向阳城举足轻重的位置。逐烽山庄被灭门，其中定有着错综复杂的隐情，但她最关心的还是山庄外出采购的人员，是否也没逃过这灭门大劫。

皎洁月光投进牢房，守牢的壮汉挺着大肚子站在牢门外，朝唐潇扔进来半碗白米饭：“吃饭！”壮汉别着被鸡肉塞住的牙，看唐潇一动不动，闷声停下动作，取下腰间的马鞭，“九爷还没让你死！给老子乖乖吃饭！”

唐潇用骇人的眼神看他，就好像要在他身上点燃一把火似的。

“嗨！”壮汉被盯得发毛了，走近一些，“啪、啪”就是两马鞭，见唐潇还是缩着瘦小的身体不动，更为恼火了，走得更近，又是一鞭，“嗤！”但是这鞭，落在唐潇身上时，她死死地抓住了，然后往自己的方向竭

力一拉，壮汉就像个球似的朝着牢门滚了过来。

壮汉“砰”一声撞在栅栏上，正要开口说话，却看到一截青花瓷片插进了自己的脖子里，鲜血滋滋往外冒，他一双眼睛瞪得老大，朝着唐潇伸了两次手，就断了气。

唐潇动作麻利地将他翻了个身，用他抽进来的马鞭挑起腰上的钥匙，打开了牢门。一出牢门，她就朝着之前去罗刹冢的反方向一路狂奔。

跑到尽头时就看到两名身着铠甲的侍卫守在门口，心中正想着如何对付时，两道银光不知从什么地方射了过来，一下就将两名侍卫击中，顿时，出口失守，跟着就听到有人唤她。

“唐潇，是我们，我是唐聪！”

“大小姐……我是唐媛，这里……”

这唐聪和唐媛原本是郊外村落里的流浪儿，六七年前，唐峰携家出游，在回来的路上瞧见他们正被人欺负，一脸可怜，唐潇对爹爹撒了个娇，就将他们带回了逐烽山庄收养。

唐潇随着声源找去，发现这漆黑的雨夜中，有两个人披着蓑衣，一身劲装，像豺狼一般隐没在屋顶。看身形是一男一女，大概都十五六岁，少女在向她招手，看少年一个跃身跃了下来，也忙跟着过来。

“你们都还活着！”看着记忆里熟悉的脸，三人都欣喜不已，可在虎口却不适合叙旧。

“嗯！说来话长，我们先离开这里！”

唐聪警觉地看了看漆黑的周围，就和唐媛默契地护住唐潇，朝着这座府邸后门狂奔逃离，外面不远处就有两匹上好的红枣马等着他们。

雨夜中，三人逃出去之后，跳上马，就朝着向阳城的主干道——簇阳大道狂奔而去，再穿过百舞街，就直奔城门。

“师妹，你先带大小姐回去，我去买点药材和食物。”唐聪在城门口拉住缰绳交代道，“多留点心眼，照顾好大小姐。”

“嗯！”唐媛点点头，脱下自己的蓑衣披到唐潇身上。唐潇比她矮半个脑袋，坐在她前面，见她将自己的蓑衣给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地推了推。

“大小姐，你披上！你可是千金之躯！”说完，唐媛拿出丝巾擦了擦唐潇的脸蛋。唐潇看她眼中满是认真关切，也就将这好意领了，接着唐媛就甩起马鞭，朝城外而去。

唐媛带着唐潇一路到了城外一里处的村庄，推开一间茅草房的门，对她做出一个恭请的手势，说：“大小姐，请。”

唐潇走进去，屋内烛火跳动，虽然只有一张床、一张桌、一张席子，但已让她感到了一丝温馨。

“大小姐，上个月我和师兄出门收购玄石，那批玄石是私货，所以没对外张扬，才避过一劫……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和师兄打听过了，其他出门购置材料、药材和办事的师兄弟……都没逃过这一劫……”

唐媛说着将一套干净的衣服放到唐潇身边，不敢去看她的眼睛，声音逐渐沙哑：“他们客死异乡……我们、我们回来就听说山庄出事了……差点儿被人发现……前段时间听说火麒麟营的人进过山，说是去打猎，但是哪有那么巧，那个时候去打猎！村里的老乡说见他们带回来一名少女，我和师兄猜想会不会是你，就打算去火麒麟营，想要探个虚实……”

说到这里，唐媛没忍住，像个小孩子似的抱着浑身脏兮兮的唐潇哭了起来。

唐潇拍拍她的背，以示安慰，又蹙起眉问：“火麒麟营？”

“是啊！”唐媛收起哭腔，从包袱里拿出一支带有火麒麟标志的银箭来，“九皇子的火麒麟营，这些箭一开始还是从我们山庄定做的，一年前才给了李家做。”

唐潇拿起箭端详，重复道：“火麒麟营！”

“火麒麟营是九皇子穆逸辰直接掌权的军营，会处理一些特殊的事。”唐媛说着情不自禁地凑到唐潇的耳旁，

“名门望族如果出现一丝背叛朝廷的痕迹，火麒麟就会让其秘密消失，如果有人侥幸逃过杀戮，一旦被追捕到就会送进九皇子罗刹冢，以奴隶或乞丐的身份被折磨至死！”虽然朝廷用奴隶和乞丐的身份掩盖进入罗刹冢之人的身份，但事实却无人不知。

“哦！”唐潇轻声答应后默不作声，眼眸明亮，盯着那支银箭，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

“我们去火麒麟营守了几天，没发现大小姐你，就去了九皇子府！没想到大小姐真的在那里！”唐媛看着她安静的脸庞，又问：“大小姐，我们真的很担心你被送进罗刹冢……那个地方，有去无回。”

“我这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唐潇笑着拍拍她的肩。

唐媛眼眸明亮，点头：“嗯！一定是庄主和夫人在天有灵。”

“嗯！”唐潇答应，脑海中浮现过唐峰夫妇充满亲情的温暖脸庞。

唐媛见她不再说话，便也不再多说，出门去烧水了。

大概一个小时后，清洗干净的唐潇一身水蓝色单衣站在房内，捧着一盆水端详着自己现在这张脸。

她眼眸漆黑，像是静默的夜，眼神清澈却有一抹不可忽视的伶俐，小脸略带稚气，有些婴儿肥，但看上去可爱极了，粉唇一嘬，没有撒娇之态也能让人心里柔软几分。

唐潇不禁在心中连连感叹，不愧是一整个山庄都保护着的千金之躯，这小脸蛋要放到现在，当个电视剧女主角还是绰绰有余的，发育得也不错，至少比她十三岁的时候强，这再过个三五年，再长开一些，只怕也是颠倒众生。

唐潇自恋地看着，心想也不算亏了，身旁的门外就钻进来一个人，正是刚回来的唐聪。

“大小姐，饿了吧！我买了桂花酥和烧鸡，对了，还有天香楼的米饭，都是你最喜欢的。”

唐聪把香喷喷的桂花酥啊烧鸡什么的，一股脑儿地放到了桌子上，趁着唐潇伸手打开看的时候，朝着唐媛递了一个眼神，唐媛就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大小姐，我去给你煎药。”

“嗯，大小姐快吃，我去把风，我们可不能对九皇子的人大意。”

“等等，留下来一起吃啊！”唐潇忙将两只鸡腿扯下，一人递上一个。

“啊！好饱！刚才骑马都差点儿颠吐了！”唐聪说着挺起肚子摸了摸，却不敢去看唐潇的双眼，见唐潇又要开口，他忙笑着说，“我得去运动下，太饱了！”就跑了出去。

“喂！”唐潇伸手没抓住唐聪，一把抓住了唐媛，用命令的口吻道，“拿着！”

“大小姐，我、我……水开了！”唐媛避让一下，吼着“水快烧干了”就跑了出去。

雨，越下越大，但唐潇看着在雨中为自己忙碌的两人，心里不由得暖暖的。

唐潇只吃了些米饭，等着唐聪张罗着让她喝药，唐媛吵着要为她查看伤口，捏捏脚时，她才拿出剩下的，非要和两人一起吃。

“你不吃，我就不喝药。”

“大小姐，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自从进了逐烽山庄，又何尝吃过什么苦，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既然有的吃，咱们就得一起吃！”唐潇没有开玩笑，虽然话说出来感觉不那么严肃，但却发自内心，“你！”她指着唐媛，“要是不肯吃东西的话，也别给我敷药处理伤口了，就让它溃烂好了。”

“大小姐，别闹了好不好！”唐媛摇着唐潇的袖子，这小妮子反倒撒起娇来了，惹得唐潇一身鸡皮疙瘩，忙装着生气的模样说：“快吃！”

“唐媛！”唐聪见她薄怒，蹙了蹙眉头，就拿起一个桂花酥塞进嘴里，也递给唐媛一个。唐媛看了看，唐聪又抬了抬手，她这才接过，边吃边哭起来：“庄主走了，夫人也走了……大小姐，我们只有你了……唐媛和唐聪会好好保护大小姐……呜呜……”

唐聪听着也哽咽起来。

看样子他们是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精神支柱和亲人，虽然在自己面前一副哥哥姐姐的模样，但也确实实

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啊。

唐潇想了想从床上站起身来，说：“我也只有你们了，我也会好好保护你们！”顿了顿，又伸手握住两人的手，“相信我！”

唐潇比唐聪和唐媛年纪都小，但此时此刻看她坚定的双眸，唐媛抬起蓄满泪水的双眼，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仿佛找到了依靠。唐聪就在她们身后，像个小男子汉似的拍着她们的后背。

唐潇喝了药以后就和唐媛睡下了，夜已深，唐聪还在门外守着，以防任何人靠近。

临近黎明的时候，雨更大了，唐潇突然被身边的动静惊醒，她睁开眼，发现唐媛和唐聪站在屋内小声地商量着什么。

唐媛问：“是今天吗？”

唐聪说：“嗯！我查过了，萧家每月只有今天才会把药材送进府邸，跟着他们的队伍走，一定能遇上萧淑儿！”

唐媛气愤地道：“萧家和我们逐烽山庄自上次合作之后就反目成仇，这次朝廷出动火麒麟营定是萧淑儿从中作梗，谁都知道她和帝都的五皇子有问题，又嫉妒咱们小姐……”

唐聪打断她：“好了，时间不多，把这些抱怨咽进肚子里吧。”回头看看看似熟睡的唐潇，说：“大小姐刚从九皇子府逃出来，不能再让她有事了！这个仇就由我们来给山庄上上下下报！”

“嗯！”唐媛也点头，两人又简单地说了下从萧府后山进入炼药场的计划，便趁着夜色离开了。等他们走了，唐潇才从床上起身，穿上衣服后，也跟了出去。

第二章

蛇蝎毒妇

月黑风高，瓢泼大雨没有一点儿要停的意思，萧家后山一支车队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车队的车夫个个穿着蓑衣，戴着斗笠，手掌手指还一圈一圈缠着粗麻绳，脸上口鼻处也蒙着粗布，除了一双眼睛，没有将任何一寸肌肤暴露在外。

唐潇一路跟着唐聪和唐媛到了萧家炼药场，他们匍匐在东面的山林中，她就隐蔽在西面小丘中居高临下。

“咕噜噜……”车队出了山林，就进了炼药场，在一间大屋前停下。炼药场里有几张大到离谱的桌子，上面用油布遮盖着，从唐潇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油布下是一些大小不一的罐子，整个院子周围还有一些类似晒药的架子和十几个大缸。

车队在炼药场里停了下来。

唐潇正好好奇那一车一车不怕雨水的药材是什么，却见前几辆车上的黑布掀开后，笼子里一个个缩着的却是大人小孩。而且，他们身上不是长满脓疮，就是消瘦如骷髅肥胖胜猪，甚至有的就好像被剔掉骨骼，像一摊烂泥似的挤在他们中间。

而后几车，竟是哇哇啼哭的百日婴孩！

炼药场怎么会有大人和婴儿？难道古代也有拿活人做实验的事儿？！

唐潇看着那几张大桌上的大小罐子，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却在萧淑儿走出那间大屋掀开油布时，忍不住呕了起来！身为首席法医，在学校时，她就见过人体解剖的各种器官，之后也算是见过无数骇人的尸体，可古代没有像福尔马林那样的高强防腐剂，所以那桌上的内脏、残骸……都让人无法直视，无法接受！

可萧淑儿呢，神情极为淡然，不知道在指挥着车队的人做什么，又揭开了那几个大缸，缸里果然浸泡着好几个半死不活的人！

唐潇看不下去了，看了一眼唐聪和唐媛的位置，准备过去和他们商量对策，却不料，一动身，身后就有一只大手将她的嘴捂住，摁回原来的位置。接着听到炼药场里的萧淑儿朝着东面吼了一声，接着一队人就提着刀追了过去，一队人跟着把车上的婴儿转移到了大屋内。

“别动，你的同伴已经被发现了……”身后的男声似乎没有恶意。

“呜呜！”唐潇只能发出这一个声音！

“这里是萧家秘密炼药场，如你所见他们干的就是这种勾当，拿人试毒试药，甚至……炼药！”

“呜呜！”唐潇拿手碰他，想说你得放开我才能对话啊。男子似乎也明白了，但事先对她说：“别出声！”

“嗯！”唐潇点头，她当然不会出声，她可不想当小白鼠。

男子松了手，唐潇转头，第一眼先是瞧见他脖子上的紫玉坠，上面用金色镶着一个“云”字，再抬头就看见一张刀削斧刻的侧脸，被打湿的头发紧贴着完美的下颚，眼神锐利，皮肤白皙，双唇微红。

唐潇没工夫再多看几眼，准备起身时，却又被这男子捂住嘴，紧紧锁在怀里。

而在她的眼下，炼药场之外，一阵骚乱后，唐聪和唐媛寡不敌众，已经被制服，很快就被押至炼药场中，捆在了架子上。

跟着，转移婴儿的数名壮汉从大屋内走了出来，婴儿的啼哭声也消失在雨夜。

“唐聪？！”萧淑儿伸出纤纤手指扯去唐聪脸上的黑布，眉头轻蹙了一下，伸手又扯去了唐媛脸上的黑布。“呵，竟然有两条漏网之鱼。”

“萧淑儿，别得意，早晚有一天你会遭报应的！”唐聪怒吼。

“逐烽山庄上下就算是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你丧尽天良用活人试毒、婴儿炼药，萧家断子绝孙，才收养了你这么个毒妇……”唐媛吼道。

“啪！”萧淑儿生平最厌恶别人说她非萧家老爷子亲生，此时，唐媛脸上不仅多了五个指印，马上又多出了一道血口，紧接着，萧淑儿更是没停下自己的毒手，亲自拿起桌上炼制一半的化尸粉，就撒到了唐媛脸上。

苍穹之上雷电交加，身后的男子几乎是用尽浑身的力气才摠住唐潇。

穆云看着她被雨水打湿的纤长睫毛，心想，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呢，就连他这个大男人手也快麻了。

“呜！”忽然，唐潇猛地挣扎了一下，身子朝着炼药场内倾去，穆云也被炼药场内的情形怔住。

撒上化尸粉的唐媛尖叫起来，在雨水的冲刷下也没能避免化尸粉在伤口处带来的溃烂，很快唐媛就不再如唐潇认识的那般娇俏可人，而是面目全非，像极了被那些生化武器腐蚀的人。

“唐媛！唐媛！”唐聪看着身旁血肉模糊的人儿，声音也跟着响彻雨夜，他竭力地挣扎着，又被萧淑儿的手下摠住。

唐聪同样是被化开了口子，从锁骨到腹部，长长的两条，然后染上化尸粉开始溃烂……直到最后两人在惨叫声中，都变作一摊血水，逐渐被雨水冲淡。

“这女人疯了，萧家怎么收养了这么一个毒妇！”穆云看着炼药场中身着紫色纱衣、面容妖魅的女人，说得咬牙切齿，就连抓住唐潇的手臂也愈发紧了，他真担心怀中的少女一时冲动，去送了性命。

唐潇双眼直直望着炼药场内，她说过：“我也只有你们了，我也会好好保护你们！相信我……”她说过会保护他们！会尽力！让他们相信自己！可现在她却只能缩在这里！

她一定会为他们报仇！

少女在草丛中拼命挣扎着，想要挣脱男子的束缚。

“别动！听我说！就算我们联手，也不可能逃出萧家山林，报仇以后还有机会！”

萧淑儿拿活人试毒炼药的事，虽然在向阳城中早有传闻，但由于之前与逐烽山庄有着暗器交易，以及与帝都五皇子穆霆交往甚密，所以没人敢吭声，再加上萧淑儿本身手段毒辣，就算有人发现这般丑事，也走不出这片萧家山林。

现在，他和她，最主要的就是在萧淑儿的眼皮下离开这里，剩下的一切再从长计议也不迟。

“冷静点！你去也是白白送死！”

逐渐，唐潇也终究不挣扎了。一会儿，一滴温热的泪，随着雨水滴到了穆云的手背上。

穆云一怔，松了松手臂，将她贴近自己的胸膛，说：“放心，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调查萧家炼药场，你朋友的仇，我会记住，替他们和那些死去的无辜性命一并报！”

“嗯……”唐潇双臂动了下，示意穆云把她放开。

“我可以放开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现在不能去报仇，也不能喊叫，不然我们也没法离开这里。”

唐潇点头。

穆云松开了手，正打算将有关萧淑儿在帝都的事告知，唐潇却像离弦的箭一般，直直地冲了出去，竟还带走了他腰间的佩剑。他也顾不得许多，一个箭步起身，就朝着唐潇追去。

就在穆云竭力想要拉住唐潇时，炼药场内却传来一声怒喝：“谁！抓住他们！”

这时穆云也抓住了唐潇，对她说：“快跟我走！萧淑儿没有那么容易对付，她背后有五哥……五皇子撑腰，这里的所有毒都是为五皇子提供，我们先离开，再从长计议。”雨夜中，唐潇看着穆云漆黑坚定的双眸，又看了看他锁骨处隐隐显现的“云”字，随着萧淑儿的靠近，她问他：“十一皇子答应的事，是不是真会办到？”

她竟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她又怎会不知道？皇帝膝下最得宠的十一皇子，单名一个云字。除了他还有谁会下意识地称呼五皇子为五哥，又还有谁，明知萧淑儿是有兵权在手的五皇子穆霆的人，还敢说能报仇？现在在萧家后山大闹一场，不如配合能和五皇子抗衡的人，将萧家这个毒瘤连根拔去。

穆云也不隐瞒，眼神坚定真诚地望着她说：“嗯！说到做到！一言九鼎！”

“好！”唐潇将手上的佩剑交到穆云手中，两人就朝着身后的山林跑去。

茫茫雨夜中，黎明之光久久未至。

穆云拉着唐潇的手一路狂奔，唐潇也趁此机会见识到了什么是古代轻功，虽然没飞多高，但是速度确实比一般人奔跑得快。

两人眼见就要出山林了，脚下却一空，“扑通”一声一起摔了下去。等到了底，他们发现头顶有两个人大的入口，周围全是整整齐齐的冰砖，冰砖深处还有一些瓶瓶罐罐。

“是萧家藏毒的地方……”穆云的蓑衣在掉下来时挂在了入口，他从地上爬起来，一身干练的夜行衣，衬得身形高大四肢修长。他忙扶起唐潇，“你怎么样？”

“我没事！”唐潇起身，看了一下四周，四周没有出路。

这时，萧淑儿一帮人也追到了入口处，朝着冰窖里探头，一眼就瞧见唐潇，出乎意料地喊：“唐潇？你还没死！”

唐潇没有理会她，抓起地上的冰块就朝着入口处扔去。萧淑儿的身影避闪了一下，穆云乘机取出怀里的烟火，拉开。

璀璨的烟火在雨夜绽放，一队等候在山林外不远的禁卫军携刀就朝着这边逼近。

穆云看着上面有些危机感的萧淑儿，拉过唐潇，将她护在身后，来到了冰窖深处。

“他们不会轻易往这里面投毒，也不会放火，不然萧家辛辛苦苦练出的毒都得给我们当陪葬品……”穆云话音落，一个个壮汉已经从入口跳了下来。唐潇说：“殿下，他们不能投毒，我们能！”说着，抓起一旁的瓷瓶就朝着壮汉扔去。

“嘭！”瓷瓶炸开，毒粉四溅，皮肤上沾了不知名毒粉的壮汉“扑通”一声倒地，口吐白沫，只抽搐了几下就翻着白眼死了。

穆云见状，也拿起一个罐子扔过去，随着罐子炸开，一些淡黄的粉末喷出，沾着的人却没什么反应。

“咦？怎么我的不行？”

唐潇看了眼，猜想说：“那应该是类似黄磷的东西，要四十摄氏度以上才会自燃、爆炸，在冰窖没用，换这个！”她说着递了一个给穆云。

“黄磷？四十摄氏度？”穆云看着她专心制敌的模样，心想这年幼少女怎么还懂这些，但没过多去想，随之也加入其中。

两人就这样坚守着“阵地”，直到禁卫军杀入山林。萧家养的家丁，哪能抵得过宫中的精锐禁卫军，几番拼杀下来，萧淑儿只得仓皇而逃。

一整夜的风雨，第二日却是艳阳高照，这就是所谓的雨过天晴吧。

向阳城簇阳大道一如既往地繁华热闹。萧淑儿收到帝都快马加急的信函，站在萧府院中，她原本妖魅冷艳的脸上，尽是愁容。

管家刘荣佝偻着身子，问：“小姐，五皇子怎么说？”

萧淑儿将信函收入怀中：“暂停炼毒，帝都十一皇子穆云今日就到向阳城，入住九皇子府。”

“哎，这十一皇子是皇上最宠爱的儿子，凭着皇后在宫中的势力更是不便和他较劲……”

“嗯！五皇子特别交代，要趁这个机会从十一皇子那里拿下暗器制造的全部交易，别被其他家族夺去了这讨好皇上的大好机会。”

“这次暗器交易由十一皇子负责？”

“十一皇子在皇上面前说一句好话，还怕交易不成？”萧淑儿说着顿了顿，“不过，炼毒的事咱们可要加倍小心，别被抓了把柄，这十一皇子可是爱掺和的主儿……”

“嗯，小姐，昨晚在后山的人，你确定是唐潇？”

“嗯！唐潇还没死，她竟然逃过了火麒麟追捕和张吉张野的守株待兔，还找来了救兵！看样子，她已经知道是我们把逐峰山庄秘密研制新兵器的事，传进帝都……你安排人手，就算把向阳城翻过来，也要把那臭丫头找到！”

刘荣点点头，说：“那今儿小姐还要不要去九皇子府拜见十一皇子？”

“当然！你去给我准备一份大礼。”

“是。”刘荣答应，转身出了萧府。

簇阳大道上迎来一队人马，为首的两名禁卫军体格壮硕，剑眉星目，一看就是身经百战身手不凡。

而在他们身后，那马上的公子更是气宇轩昂。

如墨般的长发只用了一根龙形金簪束起，金与白相间的锦袍，繁复龙纹为底，眼中敏锐，脸上却挂着淡淡的笑意，亲和十足，却又高贵不可侵犯。穆云身后还跟着一辆马车，马车后是几十人组成的禁卫军队。

“穿过这簇阳大道我们就到九哥的府上了。”穆云拉着缰绳，对着马车的方向说。

“嗯。”马车里传来一个轻轻的女声。

穆云又笑着边骑马，边说：“我也是好些年没有来过这向阳城了，上一次来还是十年前，当时我才七岁，舍不得九哥离开，一路跟着来了这里，住了大半年才回去……”

“上次来的时候百舞街可没那么繁华，簇阳大道也不如现在宽敞，九哥果然是九哥，治理得如此妥帖……”

“要是这次回帝都时，九哥也愿意和我一同回，那该多好……”

穆云回忆着向阳城和有关穆逸辰的记忆，很快就到了九皇子府。

九皇子府上管家李顺早早就在府外等候，见穆云的禁卫军队逐渐走近，便拱着手上前去迎。

穆云从马上跳下来，问：“九哥呢？”

“回禀十一爷，九爷在罗刹冢。”李顺又说，“九爷吩咐了，十一爷一到就先入宴，接风宴会奴才已经备好。”

“哦？九哥还真是公务繁忙，我去找他。”穆云说着，就朝着罗刹冢的方向走去。

李顺忙追上去，走到穆云前面说：“十一爷，罗刹冢那样的地方不适合您去，您还是随着奴才先入宴吧，城中王家、李家、苏家、萧家……都到了。”

“让开……”穆云话说一半，却听马车里传来女子的声音：“殿下，我有些乏了。”

“嗯！”穆云答应了一声，望了一眼前方，便转身走到马车前，掀开帘子，伸手对里面的人说，“我们到了，下来吧。”

“嗯。”女声很轻，却很稚嫩，惹得李顺好奇地挑着眉头，心想着十一皇子出游怎么还带着女子，终究还是学会了另外几个哥哥那一套，沉迷女色了吧？同时也好奇着，是什么样的女子征服了这出了名不近女色的十一皇子。

唐潇拉着穆云的手轻步而下，一袭华丽纱裙，显出玲珑身姿，面部却用一面纱蒙住，只露出一双明媚水灵的大眼睛。

唐潇跟在穆云身边进了九皇子府，从前院到正厅前，穿过满院梨花时，她望着隐约传来惨叫的罗刹冢，看着那飘起的烟雾，双眼轻眯了一下，随即又回过头，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走进了正厅。

宴会上穆逸辰久久未到，李顺却按照他之前的安排备酒上菜，唐潇和穆云一坐下就瞧见坐在斜对面的萧淑儿一脸媚笑。

穆云直接将她无视，边应付着那些上门来讨好恭维的世家公子小姐，边时不时侧身与唐潇私语。

“十一爷，在下敬你一杯。”苏家公子端着酒杯朝着穆云的方向道，“不知十一爷这次长途劳累来到向阳城，除了探望九爷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安排？在下上次去蒙城淘到一本古乐谱，不知十一爷可否有兴趣，明日

到府上，我让乐师为您弹奏一曲。”

“十一爷。”李家公子也端起了酒杯，睨了一眼苏公子说，“十一爷自小习武，不如明日我们去狩猎如何？”

“十一爷，我爹爹半年前去浮海带回一颗夜明珠，不知能否请十一爷和这位姑娘一起去观赏？”王家公子说。

穆云哪能不知道这些公子哥的心意。逐烽山庄一个月前被灭门，朝中暗器交易还空着，他们这些自称夺得了逐烽山庄铸造方法的人，定是千方百计想将他引入府中，好进入正题，让他帮着在皇上面前为暗器交易的事说情。

穆云也不理会他们，边吃着桌上酒菜，边时不时和唐潇介绍下对面这些公子的身份。

“苏家主要经营酒楼，李家主营丝绸，王家算是在此有着一方势力……”

在场所有人都看出这名少女与十一皇子关系不凡，便又纷纷转向一言不发的唐潇。

“这位姑娘，一看就是脱尘仙子，在下敬你一杯。”

“不必。”也不管对方是谁，穆云斩钉截铁地替她挡掉。

这时，穆逸辰也一袭白袍出现。

众人纷纷起身，穆云更是从位子上直接走出来，大步迎上去，双手抓住穆逸辰的肩膀，声音爽朗洪亮，掩饰不住其中的喜悦：“九哥！十一弟来看你了，十年了啊，你在向阳城过得可好？为何不回去看看我！”

穆逸辰扫了一眼唐潇的方向，轻拍穆云的肩膀：“这不是见着了吗？”穆云并不介意穆逸辰的冷淡，他本如此，又继续道：“十六弟可日夜都盼着来向阳城见你，只可惜，近日他跟随父皇一同在宫中习武，没能得到恩准。”

听到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十六皇子穆然，穆逸辰脸上的表情略微浮动了一下，但却没有过多地追问，便走到上位，兀自坐下。

穆云也随即坐下，不再多说，因为在宫中，他早有耳闻，听说他十分厌恶十六弟，因为太年幼，太依赖他这个哥哥。

见两人坐定，歌舞也起，宴会接近尾声，九皇子府上燃放起了烟火，一行人就站在房外仰头观赏。

所有人都被绚丽烟火所吸引，只有唐潇看着烟火背后的明朗星空，轻声兀自说了句：“明天定是好天气。”一回头，又瞧见萧淑儿朝着这边走过来，看她妩媚的眼神，目标像是穆云。

唐潇抬手，轻动了下面部的面纱，忽然面纱一松，露出纱下真容。而这真容也刚好被萧淑儿看见，萧淑儿顿时脸色大变，停住了脚步，退了回去，不一会儿又躲躲闪闪地回到了宴会中。

唐潇没理她，转身又若无其事地看烟火。

烟火燃放完毕，众人又回到宴会上，唐潇忽然起身，朝着穆逸辰的位置说：“小女子参见九皇子。”

“嗯。”穆逸辰轻声。

“小女子是十一皇子的舞姬，名叫淼姬，淼姬可否为九皇子献舞一支？”

“好啊！”穆云听闻，拍了一下手，兴致很高，穆逸辰也不好扫兴，便点头答应。

乐声起，唐潇来到宴会中间，回忆着一些民族舞蹈的动作，借着对肢体控制的能力，竟真舞了起来，只是舞到一半，她突然端起了自己的酒杯，舞到另一张桌前，和桌上的酒杯换了一下，又舞到另一张桌前，又换了一下……就这么一路舞着，换了一圈，整个过程萧淑儿脸色煞白，额前也冒出些冷汗，最后，唐潇舞完，回到了穆云身边，坐下时，在众人的赞美声中，她小声对穆云说：“萧淑儿认出我来了，刚才在我酒里下了毒。”酒中是否有毒，她放到鼻下一嗅，便一清二楚。

穆云一惊，明白了她刚刚为什么突发奇想要献舞，又问：“现在在哪里？”

唐潇抬下巴，说：“她面前，我料想她用的是慢性毒，不会立刻暴毙。”

“呵，没想到除去这个毒妇的机会来得这么快，我们就等着看好戏。”穆云说着，端起面前的酒，望着萧淑儿：“这位是萧家大小姐吧，来，本皇子敬你一杯。”